

> 万物

菱花向月

□ 张玉明

晚间散步,路边有女子叫卖野生的菱角,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从前。

童年的故乡,有许多小河和池塘,水里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,其中就有菱。菱有家菱和野菱之分。家菱是有主的,或公家种的,或私人栽的,有人看守,旁人不取有非分之想。而野菱则是无主的,也是我们整天惦记的。野菱自生自长,它的种子从何而来,我们并不清楚,也不关心。只记得开始时,水面只有稀疏的几处菱盘,后来越长越多,渐渐将整个水面铺满。我们每天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堤去学校,一边走,一边望着水中的菱,盼望它快点长,快点结菱。在食物极度缺乏的年代,菱是上苍赠与我们这些乡间孩子为数不多的几种零食之一。

野菱成熟的季节,也是我们最心猿意马、魂不守舍的时候。用母亲的话讲,我们的魂摔在了河边。中午碗筷一丢,说是早点去学校,其实是去河边摘菱。课堂上无心念书,只盼早点放学,赶紧奔到河边,摘几只菱,慰藉一下辘辘饥肠。近处的菱摘光了,我们就拿根树棍,够远处的菱。菱也很“配合”我们,只要拽住一棵菱盘,慢慢地拖拉,就会拉来一大片。水边摘菱是有危险的,有时脚下一滑,就会掉入水中。好在河不深,赶紧爬上岸,浑身湿透,低着头回家,免不了受母亲一顿骂。父母苦口婆心,老师反复告诫,因为曾有孩子因摘菱溺水而亡。我们听了,确实害怕,并保证再也不摘菱了。但已到了记吃不记打的年龄,只要一到水边,一看见菱,我便又两眼放光,当时的保证早就丢到脑后,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菱叶细碎,浮于水面,聚集成莲花状,我们称作菱盘。菱很有意思,既可依果得名,又可依叶得名。明代李时珍在其著作中写道:“菱又名芰,其叶支散,故从芰,其角棱峭,故谓菱。”在古代,菱芰不分,被视同一物,都指现在的菱。另一种说法则是,菱的叶片呈菱形,故名为菱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首专门写菱叶的诗:“柄似蟾蜍股,样肥,叶如蝴蝶翼相差。蟾蜍翘立蝶飞起,便是菱花著子时。”菱叶的叶柄膨大肥硕,好似蟾蜍的大腿,菱的叶片似蝴蝶的翅膀。当池塘里挤满了菱盘,能看到菱叶翘起,露出叶柄,像立起了身子的蟾蜍,又像翩翩欲飞的蝴蝶,此时,菱叶下的菱角也应该成熟了。诗人不仅惟妙惟肖地描写菱叶,还顺便教了我们一个依据菱叶判断菱角是否成熟的方法。诗人观察得仔细,也比我们善于总结,而不像童年的我们,稀里糊涂,只晓得吃菱。至于什么时候结菱,什么时候菱成熟,只能笨拙地捞起菱盘一看究竟。

菱也开花。却很少有人知道,也很很少有人见过菱花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五六月开小白花,背日而生,昼合宵炕,随月转移。”菱花夜里开放,白天闭合,加上又是开在水中央,怪不得难得一见。至于菱花能随着月亮的移动而转动,像向日葵跟随太阳转动一样,更是无人知晓了。菱花因能随月转动,又被称为“向月菱”。

菱花开过后,便沉入水中,在水中孕育果实。这一点又跟落花生相像。只是落花生是花开后埋进泥土中悄悄结实。故菱又有“水中落花生”之誉。

七月菱角八月藕。七月菱成熟后即开始上市。菱的品种较多,名称繁复。从角的数量上看,四角菱、两角菱最为常见,三角菱和无角菱也有,但极其稀少。菱可生吃,也可熟食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:“新出之栗,烂煮之,有松子仁香……新菱亦然。”这里的新菱应为新摘的老菱。许多人将其误认作嫩菱。只有老菱熟食,才有栗子的口感,才有松子仁的香气,所以菱又有“水栗”的称号。嫩菱只可作水果生食,若熟食只能快火爆炒。嫩菱若烂煮之,则如同将水果煮烂,索然无味。

采菱看似浪漫,实则极为辛劳,甚至危险。杜甫诗云:“采菱寒刺上,蹋藕野泥中。”寒冬踏藕是人间极其辛苦的劳作,而诗人将采菱与之并列,可见采菱之艰辛。南宋范成大也知采菱艰难,作《采菱户》诗:“采菱辛苦似天刑,刺手朱殷鬼质青。休问扬荷涉江曲,只堪聊诵楚词听。”菱刺尖锐,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扎出血,异常疼痛。采菱人坐在木盆里采摘,一整天不可站立,弯腰久了,会腰酸背痛。采菱要及时,不能提前,也不能拖延。采早了,菱太嫩,采迟了,菱老而脱落了,沉入水底,收入减少。一处菱塘,要反反复复采四五回,辛苦劳累可想而知。

早年的小河、水塘多被填平,遗存的也整治一新,河水清澈,水中的杂草全部被清除,野菱也一并被当杂草清除了。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野菱了。即使是家菱,因为劳作辛苦,也很少有人种植了。野菱已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野生植物保护名录中的二级保护植物了。

> 闲话

迎接夏天

□ 和智楣

每天早上出门上班,只要途经小区花园,即使脚下步履匆忙,我仍会下意识地朝着那个不大的池塘张望一眼。

四月末的清晨,晨光清朗、晨风清新,波光潋滟的池塘水面上,大大小小的翠绿圆叶缓缓铺开。那是睡莲的叶片,我知道,过不了多久,娇嫩的花蕾就会相继冒出,继而有朵朵黄色的莲花陆续在水面盛开,到那时就是夏天了。

因为这池睡莲,整整一天,我的心里像是染上一片夏意。它们是夏日的使者,妍丽地带来了季节转换的讯息。于是,夏日的景致就这般提前在我眼中寸寸铺开,张扬,又绚烂,引发无尽的憧憬。

记得宋人范成大曾在《喜晴》一诗中说:“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”如今回想起来,颇有些符合春夏交替时的情形。料峭的春寒,往往夹着绵绵的细雨,所以不知不觉间,几场淅沥的春雨过后,待天一放晴,时令就已然到了暮春,夏的气息不断升腾,瞬间弥漫开来。

我家客厅的窗户,正对着江畔连绵的群山。小城气候温润,每年还未到夏天,天气就一日热过一日,到了四月末,群山便有了浓浓的绿意。入春后,几乎每天清晨,我都会站在窗前遥望那片连绵的群山。仅仅一江之隔,从初春的新绿到暮春的浓绿,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中的草木,从萌发到葳蕤的每一个过程,捕捉到万物蓬勃生长的生命节奏,心生感动。

到了暮春时节,夏日的身影渐渐显山露水——天的蓝,风的清,山的绿,水的奔放,无一不显露出专属于夏天的唯美与独特。尤其是午后的阳光,总是无遮无拦地从头顶直落而下,跋扈地倾泻着一种率真而强烈的热情,有了酷暑炎热的迹象,充满勃勃生机,让我不禁想起一个词语:绚烂——夏花的绚烂、草木的绚烂、万物的绚烂。

前几日,偶然读到一篇描写夏天的小文,文中写道:“世间万物正是因为得益于夏天骄阳的普照,才延续了春天那美好的生命旅程。”写得真好,久雨后的夏天,阳光格外明亮,草木仿佛一夜间便陡然繁茂起来,以不可阻挡之势,将这世间的绿演绎到了极致。阳光如炙,暑气蒸腾,草木深深,那是万物的青春年华,是万物以另一种方式,把生命的含义诠释得淋漓尽致,美不胜收,令人期待。

不同于清晨出门时的匆忙,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,返回家中,再次途经小区花园的池塘时,我都会放慢脚步,甚至在池塘边短暂流连一会儿。黄昏温柔,盈盈水间,青青的莲叶,似乎只是季节的一个缩影,预示着即将来临的热切与繁盛。透过这抹曼妙的绿,我似乎看到生命的轮回,感受到了浓浓夏意。是呀,热情如火的夏天就要来了,万物已经做好准备,张开双臂,绽放自己的美丽。

> 学而

阳宗海赋

□ 言行

高原九湖风景异,明湖风光甚为奇。形若巨履,群山环翠,波光潋滟,水天一色。遐想娲皇巡游,彩云之南山川秀,风光旖旎驻足观,襟飘带舞成江河,足起水生夜成湖。湖深水碧,古称大泽、奕休湖,元名大池,明谓明湖,今曰阳宗海。

趁风轻云淡,登临云岭之巅,极目远眺,南望梁峰巍巍,北看乌纳连绵,东观凤凰展翅,西睹神骏扬鬃。峰峦如群雄毕至,明湖似碧玉娇羞,波光艳影,楚楚动人。

慕水而来,把酒泛舟。看惊鸿掠影,鱼戏沙鸥;寻斗村烟雨,南潭膏泽;觅古寺梵音,九冠神木;观无上菩提,万福宝刹;赏洞经古乐,关索雄戏。须臾间,千年往事滚滚而来。关索南征平叛,乌蛮强宗屯踞,梁王驻牧固守,沐英趁雾奔袭,沐春发卒修渠,王俊因山障堤。通京驿道蹄痕深,滇越铁龙吐火吞云。更喜汤泉温润,墨客骚人纷至沓来,升庵题诗,嘉谷挥毫,士麟泼墨,邑人赋歌。汤池小镇,名声鹊起,国誉金汤,游客如织。

惜狂风突骤,砒染湖悲。感浩浩国恩,擢三地于一统,变九龙于一治。积跬步于晨夕,谋民生于朝暮;治明湖于山水,得山水于明湖。

阳春景秀,赏群芳于云端花海,品帝王花于南国山花;采樱红于烟岚云岫,觅白鸥于碧波清澜。柏联如盈露清荷,出碧水犹含羞;春高似岸幘轻骑,驰千里仍回眸。

嗟呼!访奇禽于湿地兮,感万物之灵;举赛事于环湖兮,叹滨湖之妙。明湖之治,其惠于民,明湖之魅,天下盛名!



《积健为雄》 李学彦 作